疑似骨锥

石片

动物牙齿化石

现代人类来自哪里？龙泉山遗址助解谜题

□记者 李燕锋/文 张晓理/图

全世界古人类学研究有两大热门课题：人类起源和现代人类起源。如今，人类起源于非洲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非洲起源说”，另一种是“多地区进化说”。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进化而来的。要证实这一观点，需要距今10万年到3万年的考古资料，但该时段的考古资料十分缺乏。

令人振奋的是，日前在栾川县发现的龙泉山古人类遗址正好处于这一时段，其所属年代为距今5万年至3万年。

龙泉山（庙坡）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发掘过程是怎样的？出土的大量遗物能否为我们还原古人类的生活状态？发现遗址对研究现代人类的起源有着怎样的意义？

洞穴遗址外景

1 曾被当做“恐龙遗址”保护多年

栾川县城关镇西北的龙泉山上有一个公园——龙泉山公园。沿公园西大门北侧一条小路向山上走50多米，视线的左前方会出现一个洞穴。

今年年初以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文物工作者一直对该洞穴进行考古发掘。日前，考古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发掘结果显示：此处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更新世晚期）古人类洞穴遗址。

20日上午，记者随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周立来到该遗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洞口北侧一块写着“恐龙遗址”的石碑。

在场的栾川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庞海娇告诉记者，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附近村民在此处发现不少化石，大家称这些化石为“龙骨”。

“当时这个洞还比较完整，不像现在破坏得这么严重。”周立告诉记者，他的家就在龙泉山附近，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世纪70年代他和小伙伴们到洞里“探秘”时的情景。

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炸山崩石炸毁了洞穴的中间部分，更多“龙骨”露了出来。之后，这里立起了一块“恐龙遗址”石碑。

2 文物普查中，“真实身份”被发现

让“恐龙遗址”的身份发生变化的，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庞海娇告诉记者，从2008年开始，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开始对全县境内的各个文物遗迹进行调查，龙泉山遗址也在普查之列。

栾川县文物管理所书记李作献在对洞穴进行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化石和石器。这些发现让李作献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此处向阳，离水又近，非常符合古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要求，会不会是古人类遗址？

李作献的想法得到了庞海娇的认同。庞海娇告诉记者，近年来栾川县已经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在庙子乡发现的蝙蝠洞遗址填补了中原地区洞穴遗址考古空白。栾川县文物工作者决定邀请专家对龙泉山遗址的“真实身份”再作认定。

2010年1月，周立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水生对龙泉山遗址进行了现场勘察。他们当时发现：洞穴坐西朝东，中部被破坏，洞口仅保存了一部分，坍塌的角砾石下有厚约5厘米的灰烬层，洞穴中的堆积最厚处有40至50厘米。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及发现的部分动物化石、石器等，周立和杜水生一致认为，该遗址属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洞穴遗址。

3 洞穴内发现1000多件化石、石器

今年1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开始联合对龙泉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负责现场考古发掘的市文物工作队工作人员顾雪军告诉记者，在搬开洞口南侧的两块大石头后，大家发现了大量的烧石、烧骨，还在灰堆周围发现大量石英碎屑。根据这些遗物，工作人员推断，这里应当是古人类的一个火塘，该区域是古人类在洞穴内的主要活动区域。

经过发掘，工作人员在洞内发现大量石器，包括石片、石核等。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大量牙齿化石等动物化石以及疑似有人为加工痕迹的化石，包括骨锥、骨片等骨器。

工作人员判断，这些动物化石多属鹿、牛、犀牛等食草动物及小型食肉动物化石，总数500多件。杜水生告诉记者，经过对洞北侧出土遗物的研究，可推断此处为古人类存放垃圾的地方。发掘工作进行至今，工作人员共在该遗址发现各种遗物1000多件。

4 古人类居住、捕猎选择性、主动性很强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能否了解人类的生活场景？杜水生告诉记者，栾川县城位于小盆地中，该洞穴位于县城和龙泉山之间。盆地和山脉之间的过渡地带最适宜食草动物生存，也非常适宜人类居住——离水源很近，又能捕获猎物，还可防凶猛野兽伤害。

考古发掘结果显示，该洞穴为檐厦式结构，坐西朝东，光线很好，清晨温暖，午后凉爽。

从洞穴内发现的大量动物化石来看，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动物的迁徙和繁殖习惯，能较主动地进行捕猎。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洞内发现了火塘以及炭块、炭屑等，这说明生活在这里的古人已具备生火、用火的能力。洞内还发现了大量可用以刮削、砍砸的石片和石核。

周立为我们“还原”了古人类的生活场景：

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每到鹿或牛迁徙、繁殖的季节，古人便追随鹿群、牛群进行捕猎。有了收获后，他们用打制出来的石片对猎物进行分割，之后进行烤制。享用完食物后，他们将动物骨骼扔进洞内深处，之后躺在洞口檐下、向阳空地上休憩……

5 有望为东亚和我国现代人类起源提供直接证据

杜水生教授认为，龙泉山遗址被发现的最大的意义在于：为研究现代人起源提供了更多资料。杜水生介绍说，人类起源于非洲已成共识：在非洲，科学家们发现从距今400万年至几万年的人科化石标本达数百件且演化关系清楚。

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国际学术界有两种看法：

一是“非洲起源说”。国外一些学者根据化石特征、年代测定及遗传学研究等，认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是非洲早期人类的后裔。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人等在约20万年前消失，现代中国人及中国的晚期智人如柳江人、山顶洞人等，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的后代。

二是“多地区进化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进化而来的。在中国，不仅发现了800万年前的、比非洲古猿更“靠近”人类的腊玛古猿头盖骨化石，还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巫山人、80万年前的蓝田人、2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北京人、10万年至20万年前的辽宁金牛山人、1.4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等。

不过，这个进化体系存在缺失的环节：10万年至3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十分缺乏。这一时期，恰恰是现代人起源的最关键时期，即“非洲起源说”推断非洲智人走向世界、取代各地早期智人的关键时段。这一环节若不能被填补，就难以断定生活在中国的古人类一定是我们的祖先。

杜水生说，可初步判断该遗址距今5万年至3万年。这一时段，是研究现代人类起源的重要时段。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龙泉山遗址有望为东亚和我国现代人类起源提供直接证据，弥补研究过程中缺失的重要环节。

6 栾川县境内已发现1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龙泉山古人类洞穴遗址的发现并不算偶然。

庞海娇告诉我们，近年来，栾川县已先后发现包括龙泉山遗址在内的1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此次发掘龙泉山古人类洞穴遗址对丰富栾川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今年3月举行的栾川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座谈会上，来自中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和湖南、深圳等地以及我市文物部门的文物考古专家齐聚栾川，就该县发现的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意义进行探讨。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家荣、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一致认为，栾川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类型非常丰富，所发现的遗物是珍贵的科学材料，这些遗址的科研潜力巨大。

栾川地处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研究南北两大区块的交会点，这一特点会对整个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作用。

同时，栾川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对探索区域文化发展、区域性早期人类演化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采访结束时，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周立告诉记者，目前龙泉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工作人员正在对遗址进行保护性回填，对出土的文物标本进行整理，相关研究、保护工作正在进行。